

法西斯主義

理論與實際

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緒言

反動思想、反動運動，現在是正風靡於全世界。在意大利，一切的社會運動，都因法西斯黨的獨裁而悲慘地被壓服；在德意志，各種國粹主義團體，跋扈跳梁，曾爲全世界社會民主運動的總帥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，近來雖已挽回幾分頹勢，也還是氣勢不揚地沒有鮮明的旗幟。俄國革命之後，立刻就仿着建設蘇維埃共和國的匈牙利，忽然逆轉，致現在還呻吟於鐵樣的反動的獨裁政治之下。爲工團主義發祥地的法蘭西，現在是以波蘭、捷克斯洛伐基、南斯拉夫等國爲其衛星，使之極度的反動化，以爲對俄的防壁，而『巨象似的』張威於其中。就是爲勞動運動的根據地而近年其勞動黨且曾一度秉政的英吉利，也是保守黨尤其是其中的頑強派握着全權，乘着反動的氣勢，一舉而粉碎『勞動』方

面的基礎。美國高唱着資本主義萬萬歲，正在建造反動的新條頓民族主義。一方面，爲革命派護身佛的俄羅斯，則新經濟政策之後，又有新新經濟政策，漸逆轉於右方，致狂烈的共產主義者的意氣大爲減削，而反動者流則氣勢日盛。這樣，在支配者的內部，現實派占了勝利，暴烈急進的世界革命宣傳派，反喪失了他們的立場。

由此可知這是個反動全盛的世界。想起來不過是十年前事。繼俄國革命而起的有德國的革命、匈牙利的赤化、意大利勞動者的占領工場、狂風驟雨樣的第三國際的宣傳、各國勞動組合之急激的發展、歐洲大陸諸國的產業經濟之絕望的混亂和空前的紙幣濫發、踴躍街頭的巨大的失業者羣，一切事象，都使人以爲瀰漫全世界的社會革命就將到來。無產者都這樣期待着，權力階級則懷着恐怖，整個的世界顫動着革命的興奮。但若以之與今日的情勢相比，那簡直是一個夢。在十年之中，歷史竟魔術似的回復了。

但是，在歷史上，決沒有夢，也沒有魔術。現在擺在我們的眼前的只是必經的過程中的一個短的斷面。一世紀前，正當法國革命之後，猛烈的反動的風吹遍了全歐洲；『神聖同盟』彈壓一切自由主義運動，無有剩餘。然而半世紀後，差不多在歐洲的一切國家，都打倒了封建的專制而頒布立憲政治。反動運動在歷史的進行過程中，雖能加以多少技術的變革，可是卒不能拒絕其結論的到來。

大激動之後，必有大反動。現在正是近代史上第二次世界的反動的時候。我們將怎樣渡過這時期呢？

在日本，反動的空氣，近來也漸次濃厚。數年以前，威爾遜一時頗為我們自由主義的新青年所尊崇，正如這樣，現在的莫索利尼，成為我們純潔而有感奮性的青年所狂熱地崇拜的人了。『猶太禍』的警戒、頌贊法西斯主義的宣傳，洪水似的汎溢於農村和軍隊之中。而且還可看出，這種宣傳是有豐富的資金的

組織的行動。夢想法西斯統治出現的民間團體，到處抬頭，資本家及支配階級的一部，竊望其能實現的也不少。但是，法西斯運動在日本究竟能夠發生嗎？發生之後，能夠成功嗎？

我想，現在世界一般的反動，實可以看出是日趨沒落的資本主義的苦惱的反應。但是，以急激的、大規模的、非常強烈的形態而出現的法西斯運動，究是一時的變態的現象，而這種變態的成因，則為大戰和革命。因為倘沒有因某種原因而來的資本的急性的威脅，或是革命運動的挑發的刺激，要單靠意識的模倣而使之成為有力地發展，是不行的。不僅此也，上述二大動因以外，意大利德意志之所以發生這種運動乃至成功的諸條件，其大部分，日本是沒有的。

但是，在日本，無產階級的團結力雖很薄弱，可是小資產階級及準無產者，其數與力，都不容輕視。一方面，資產階級迫於情勢，老早就不論好壞，

意識的採取了攻勢的防禦。在這樣的狀況之下，法西斯的宣傳，如上所述，近來是漸次擴大了。

一件事的成功與否和發生與否是兩個問題。總之，意大利這樣告訴我們：在中央集權組織健全發達之下，——即在軍隊、警察、通信機關都在中央政府之手，並且其一切的活動成了集中的組織的時代，用政治力使社會進化的過程發生相當期間的變態，是很容易的。並且因此，新聞及出版物的嚴酷的檢查團結權的否認，公認武裝暴力團的組織，都能做到。近代的謀反，單靠密室是不行的，宣傳和討議實爲其必要手段。

法西斯黨的信徒，乃欲以意大利爲模範，阻止歷史之必然的展開過程之前進的社會運動，固是可笑，但有力的組織的反動運動，又欲採用暴躁激烈的革命戰術，而不思及這樣的戰術，徒使前進運動頓挫，并引起極大的犧牲而已。

我因為要想獲得某種暗示，以解答這些問題，敢將法西斯主義及法西斯運動的意義與其興廢的各種條件，加以研究如下。

第一章 反動思想、反動運動之社會的意義

一 反動的意義及特徵

一

法西斯主義(Fascism，意大利語爲 il Fascismo)是歷史上所常有的反動的社會思想之一種特殊形態。也就是一種統治勢力將覆滅的時候，維持這種統治勢力的人，盡其最後的努力所採取的攻勢的防禦。一言以蔽之，現代的路西主義，是支配階級因世界大戰及俄國革命，使資本主義的危機及無產階級對資本家的攻擊，頓形急性化、尖銳化，而振起絕望的勇氣所試行的大反動。所以，我們在說明法西斯主義以前，先得研究一般的反動思想、反動運動，究竟

是怎麼回事。

關於這個問題，固然可以從社會學心理學等各方面，各以其目的作種種的考察，但我在這裏，只想就社會的方面而言，即其對於歷史進展的方向之反動。可是歷史進展的方向是什麼呢？歷史，我們若一時代一時代的加以區分，固有種種相異的方向，但若統而觀之，則像之字形的，却自有其複雜曲折的一貫的進向。誠然，就地球的運命，或者更近一點，就地球上生物存在的可能性而言，今日的自然科學，曾有使我們不能不信的悲觀的預言，不過這樣悠久的歷史，到底是非我們所能考察得到的。即其不然，沒有那樣悠久，一旦到了一定的自然條件，人類反從此開始退化或亦未可知。不過若就我們所知道的過去，以至能夠相當合理的預想得到的將來，來統觀的加以考察，則歷史實是不絕的以一定的方向而發展的。其間，有在此方向上走不通的，也有因為逆行而滅亡的社會。但是若那存續着的社會，則由全體以觀，必是循着此方向而繼續

前行的。即人類全體實是以這樣一定的方向而進的。

可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是怎樣的呢？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固可以其目的，由種種的觀點以爲說明，但若從現實問題方面而大略的加以述說，則歷史發展的方向，便是人類的活動範圍及活動關係，常由小而大，由少數而多數，由部分而全體，這樣逐漸擴大而進的一事。在這長遠的進程中，歷史實具着幾於不變的方向。茲舉二三例以言：如爲我們生活的基礎的一般經濟關係，其進程是這樣，初由部族或家族的自給自足進而爲地方的封建的自給自足，次乃爲國民的自給自足，最後乃進向世界市場的建設。固然，直到今日，原料之國際的管理還沒有實行，而因爲維持市場與擴張市場的競爭，國際之間是軋轢不絕，且貨幣及信用制度亦沒有國際化，完全的國際經濟關係還沒有樹立。但是將來，只有由向此方向而進，始能獲得人類的和平與繁榮，則可以斷言，並且還一定是向這方向而進的。

其次試就工業的生產而言：在這方面，初是家庭手工業，由此進為手工的工場工業，繼乃為機械的大工場工業，更進為一國內的大工業之聯合（托辣斯或加特爾），最後則進為國際的聯合。同時，在勞動組織方面，也如這樣。向來是一地方，以企業及職業為別的小團體組織，繼着乃為產業別的全國的組織，到了今日，於是有勞動團體之國際的組織，即所謂 International。

這樣，生產與勞動既組織化，而在這過程上，生產方法又社會化，於是結果，資本及產業的經營，亦自惟有趨於社會化。如在現今的德國，勞動者得由經營協議會制度以參加企業的經營。這個制度，現正漸為各國所採用。又如某種類的大企業，自礦山、鐵道、電力等以至土地、銀行、保險，其漸次的成為社會化，可說係當今最顯明的事實。蓋即在此方面，其資本之所有與管理，生產之經營與統制，亦自少數者之獨占，向着有多數者的參加的方向而進了。

次之，就政治方面言：在對內的，是由少數者的專制，漸進而為德模克拉

西，向着民衆政治的方向而進。同時在對外關係，即團體與團體，社會與社會的關係上，則當野蠻時代，凡一種族與他種族相遇，常立即發生戰爭，此一種族立即成爲他種族的敵人。這是因爲他們所抱的世界觀極爲狹小的緣故。以後乃漸漸發達，先有地方的團結，繼乃進而一國全體有其團結，在這團結之內，保其平和，而與他國不絕爭戰。但是這情形到底緩和多了，現在的傾向，便是竭力抑止武力的對抗，以求保持國際的協調。這是今日的大勢。雖然在今日，此疆彼界的區別還未打破，但是國際聯盟那樣的機關畢竟有其存在了。這便是說雖然只是一個具形，但至少我們可以說人類是已抱着這樣的一種憧憬了。

此外，如科學、藝術、思想等各方面，也如同樣，人類便是如此漸漸的向着普遍的認識，廣大的人生觀而繼續前進的。

我們的歷史，大體如上面所述的方向以進，若綜括的說一句，則人類的活動關係實是漸次趨向社會的、協調的、平和的而進的。這便是人類的能力所以

最有其發展的由來。所以凡對於此歷史發展的方向相反的思想及運動，我們始得稱為反動思想或反動運動。但是此反動的表現，則各時代而有所不同。例如在今日若仍主張極端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，那便是反動，不過我們要知道這思想本身可不是反動的，因為在產業革命時代，此個人自由的思想還是進步的思想。在那時候，竭力想維持基爾特制度及國家干涉主義，以阻止新興的生產力之發展的，纔對於當時的時代，是一種反動。原來社會是不絕的進行着的，人類的生活也是繼續的流動着的。生活猶之川流，決不是沼澤。不過規律此生活的制度及主義，則一個個却是固定的。當在某時期的人類生活及活動關係為有利的，以後，却反成為障礙。若其強欲維持此障礙，而不惜積極的取戰鬥態度，則勢必超於維持現狀的範圍，而成為挽回頹運的反動的事物。

於此，若說在現今，到底什麼是反動的，那末總括一句，從產業方面言，至少凡對改良派的主張或產業經濟之社會化的傾向，抱着積極的攻擊態度是一

種反動。次之就政治方面言，則凡否定德模克拉西，欲再逆轉至特權的專制政治，或於國際關係，偏重武力的對抗的那種傾向，都可說是現在的反動思想反動行爲。

在這反動的事物中，我們有一點可以特別注意的，那便是專制的獨裁傾向。關於這點，且待以後再說，現在單講造成反動的原因。

二

原來進步的思想與保守的思想之對立，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其存在的。兩方當各趨尖銳化之時，則一面的進步思想成爲急進思想（說得更強一點便是過激思想），而他面的保守思想則成爲反動思想。若此兩方更急激的移於實際行動，於是乃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出現。到了最後，相激相盪，不論進步保守，都成爲破壞的。

這兩個傾向並存的原因，一面自然得求之各人不同的賦性，惟在這裏只就

社會的方面來加以觀察。第一便是因爲階級的差異。凡在社會占着有利的地步的一羣，尤其是經濟上政治上在支配的地位的一羣，必是保守的。所以凡達到這樣的境遇的，則其人必成爲保守。因爲人之常情，既得之物是惟恐其或失的。然而生活是不絕變動着的，於是因要想把所得到的生活上的關係，造成爲固定而不可動搖，這樣便產了反動的萌芽。正如斐希德(Fichte)所言，不論那一階級，凡在沒有到達支配的地位以前，常是急進的。但是一旦達到了支配的地位，那便立即成爲保守的、反動的。譬如就現今的社會來看，則什麼都沒有的人便是最急進的，而所有的東西最多的便是最保守的。因爲有了財產並權力，所以其保守的傾向較強，而在同時因爲恐懼他階級的攻擊，於是乃成爲反動的。這是由社會方面以來的一般的原因。

第二是精神的環境之不同。物質上雖然是在同一境遇，但是因其四圍精神的氛圍氣之不同，常在某程度，爲保守的及急進的。在社會運動上，宣傳工作

所以具有極重大的意義者以此。同時，教育、團體的性質及交友關係等，所以亦影響甚大，而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的嚴厲取締及思想的壓迫等，所以成爲反動時期最可注目的事者，亦以此故。但是此第二原因，充其能力之所及，到底不過將第一原因所定的方向，一時的或部分的加以促進或阻止而已。

三

在這裏，我要講反動，尤其是現在的反動，其特徵是怎樣，即自意大利之法西斯黨，以至德國、匈牙利等各種反動團體之主義綱領，實際行動等來抽出其共通之點。

第一是否定德模克拉西的獨裁的傾向，這便是以社會之某少數者階級具有任意支配社會全體的特權的思想。這情形，在一般熟習此狀態的人看來，似乎是理之當然，但是從客觀的以言，到底是難以承認的。自古以來，關於這思想，曾有種種觀念以爲說明。即當國王、貴族、僧侶等之專制時代，有帝王神

權、教權神授之說，藉口他們所有的支配權係神所授，所以是正當的。但這到底是神所有，是一時的假與。至於所謂賢人政治，則亦不外是識見能力較優秀的人羣的專制，換句話說，便是自認精神的貴族之專制，以爲一般民衆都是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，不明白什麼是自己真正的需要，故少數賢人，必須與民衆意思以指導，這是他們的責任，並且權能。說起來到底不過是先前爲神的獨斷，今則換了賢人的獨斷，所以由這般賢人之言，民衆便是衆愚，民衆政治便是衆愚政治，輿論便是愚論。『對於勞動者，我們是以勞動者樣非常尊敬着，他們在其各各的職業上其價值是並不遜於任何人，但如洗衣人、皮革工人，到底是不能使之擔當國家大事的。』（Ortega 綱領註釋，此係德國法西斯黨中最有力的團體。）這便是說勞動者只能在工場中管事，若一國政治的指導，則須專委之具有必要的準備的大人物。

第二個特徵是對於社會階級的否認。他們竭力要抹殺階級的差別，說現社